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四

東莞 陳建 著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 鼎煊 正

戊申大明洪武元年正月四日乙亥 上親爲文祭告

天地于南郊禮成 上卽皇帝位于郊壇南定有天下

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追尊 四代祖考皆爲帝后

聖至當陽
百神呵護

時京師雨雪連晝城市陰晦及祭告上祝曰如臣
可爲生民主伏望帝祗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
臣不可當降烈風異景使臣知之至日天宇澄清香
霧凝結燭露中星此天開景運之徵也

立妃馬氏爲 皇后立世子標爲 皇太子初 上率

師渡江 后亦率將士妻妾繼至太平上居建康與吳

后言深合
仁義之首

漢戰無虛日親率妾媵完輯衣鞵助給將士夜分不寐
時常助 上規畫動合事機 上嘗焚香祝天願天命
早有所付毋苦天下生民后謂 上曰方今豪傑並爭
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顛者扶
之危者救之收集人心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彼縱殺
掠以失人心天命所惡雖其身亦難保也 上曰爾言
深合吾意及是冊立爲皇后 上謂侍臣曰昔光武勞
馮異曰倉卒廡蓐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君
臣之間始終兩全朕念 皇后起布衣時同甘苦嘗從
朕在軍倉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比之豆粥麥飯其

高后之德
無異任嬖
以貧賤相
惕以夫婦
君臣相保
致敵尤察
得諷厲之
休

因尤甚。昔唐太宗長孫皇后當隱太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厭。后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輒爲彌縫，卒免于患。殆尤難于長孫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詬怒，小過輒謂朕曰：「至忘昔日之貧賤乎？」朕復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朝罷，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且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以李善長爲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右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劉基、陶安言于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倣元舊制，設中書。」

便得俸
之本此三
代有道之
長

令欲奏以太子爲之。上曰：取法于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問未克，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傳，講習經傳，博通今古，識達機務。他日軍國重事，皆令啓聞，何必效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者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參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木，必以受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付拙工。於是李善長爲太子少師，兼詹事，馮勝兼副。

立東宮

詹事楊憲傳馱兼府丞徐達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鄧愈湯和兼太子諭德章溢兼太子贊善大夫劉基兼太子率更令。上諭善長等曰朕于東宮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等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疑由是而生朕所以時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妙選名儒爲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告○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昵○于○安○逸○軍○旅○之○事○多○忽

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勅李善長陶安等曰。自昔聖帝明王。有天下。莫不嚴于祭祀。以交于神明。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將何以交神明而致靈貺。卿等宜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上聞。于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中書省御史臺臣進所修大明令。命頒行天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書曰。刑期于無刑。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斯亦不難。故命頒行四方。惟爾臣庶。體朕

定軍法

至懷○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其法自京師
達於郡縣皆立衛所人幸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
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
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以指揮使等官領
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
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
身還第權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
爲常○詔製宗廟器御○大宴群臣于奉天殿○上居
新宮○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天下府
州縣官來朝陛辭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

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已而利人。貪者必賂人而厚已。况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善柔者。或昧于欲。此皆不廉致之也。爾等當深戒之。○設尚寶司。

職在禁廷。守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有事請于內。既事奉而裁之。凡寶十四。曰奉天之寶。以鎮萬國。祀天地。曰皇帝之寶。以冊封賜券。曰皇帝信寶。以封賜召軍。曰天子之寶。以祭享鬼神。曰天子行寶。以封賜夷蠻。曰天子信寶。以調發蕃兵。曰制節之寶。以識詔命。曰勅命之寶。以識勅命。曰廣運之寶。以識黃選勅。籍曰御前之寶。以進御座。從車駕。曰皇帝尊親之寶。以答賜宗人。曰敬天勤民之寶。以訓迪有司。凡龜守侍衛令牌之號六。曰申木火土金水。以警夜巡。金牌之號五。曰仁義禮智信。以嚴守衛。凡半字銅符之號四。曰承東西北。巡者左半。守者右半。合禁面從事。凡銅牌之號一。曰勇。以備直卒。凡牙牌之號五。曰勳。

祀文武樂以祭朝參凡祭牌之號三曰陪俱執以謹祀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禮壇凡符驗之號五曰馬水達通信以給傳郵通制命

設登聞鼓于午門外

登聞鼓者設于午門之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有冤抑機密重情許擊鼓御史隨卽引奏其無此等及越訴者不許後又移置長安門外令六科給事中并錦衣衛官各一員輪流直鼓收狀類進候旨意一出卽差該直校駢頭駕帖備批旨意于上連狀并原告押送各該衙門問理其有軍民人等恐嚇受奏者聽錦衣衛直鼓官執送追究教唆至使之人治罪所奏事情立案不行

征南將軍胡廷美

卽廷瑞以避御字改今名

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

建寧元守將同僉達里麻叅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

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

吾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尚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逸，吾囚而乘之，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戰。達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率衆詣文輝降。廷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申嚴號令，毫髮無所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上遣使詔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至

友定意不

其元謝英

廷美花

不負友

是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定謀于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出戰友定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二心卽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炮礮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并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迺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面泣拜與謝英輔

皆自縊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

友定福清縣人

友定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

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華。豈人力所能爲。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叅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爲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有何言。遂誅之。○楊璟等進兵攻永州。元守將鄧祖勝求救于全州阿思蘭。道兵來援我師。逆擊敗之。遂進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我師圍之。元兵復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

永州下

盛璟遣指揮袁子明等擊之元兵大敗

二月王師已克寶慶既而復爲元將周文貴所陷楊璟遣千戶王廷進兵茱萸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周文貴遁去遂下其城○胡廷瑞等兵進克興化遣建陽降將曹俊疇招諭汀州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於是泉州漳州潮州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副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

福建平
取廣東

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

荊州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

帝心洞沛
光明于民
情地勢無
纖疑隔每
讀敕詔成
作在前不
特臨臺近
怒也

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懼。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威布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據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是道。蕭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勅贛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部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之。

三方進

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趨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鋒旣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命都督康茂才總率大軍往山東叅同大將徐達等併取中原○

併取中原

克東昌

詔以太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諭之○徐達兵取東昌路斬其守將申榮王元輔進克棣州攻安樂元守將俞勝遁去其郎中張仲毅出降

克永城歸德許州

三月徐達等引兵上黃河克永城歸德許州取汴梁守

取汴梁

臣李景昌遁○以劉基爲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精兵不如
見將將勝
不若主勝
所古爲子
百用兵之
矣

上御奉天門與劉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
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將必敗是以前
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
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
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爲上將之勝不
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
難也 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
嘗親矢石觀戰陣之事闔闢竒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
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

基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而山而坐月
不覺釋經歲忽屋上露開二扉基西嚮書題入闕有

此等事跡
若約妄然
觀張良之
遇祀老則
異人之傳
校名世之
其生非自
今始矣

定賦役法

聖王應經
管與作役
及非時賦
定此例

呵之者曰此中惡毒不可入基不顧極力排而造其
中印色明朗亭百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爲
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惟之應手拆毀得一石函中
有古抄兵書四卷懷之出棧展起而壁合如故歸閱
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綮乃多遊深山崇剎以訪異
人久之入一寺見老道士志兒讀書知其隱者拜之
請教道士不顧力怨而後舉書校之日讀此旬日能
背誦則可不則姑去書厚二寸一夕記其半道士驚
嘆曰子天才也遂傳其書中之訣兵法大進是以見
異雲而知天子氣又未見雲而預定兵符淵微神妙
知天合天也後基嘗以道士奏之上上令驛召至
闕年且入十容色甚少命與基及張鐵冠擇建官之
地初各不相聞既而易圖以進尺亦若一上欲留之
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

定賦役法以田一頃出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

之遇有興作于農隙徵發○改大更院爲司天監○詔
湯和還明縣造海船以運征軍餉○左君弼自廬州走

皇明去專承
崇禎皇帝

被肝連膽
而官自使
弼一字一
風

安豐安豐破復走汴梁元將李克彛使守陳州上遣
使陳河以書諭君弼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
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
輕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
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
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之國合肥之城乃足
下丘隴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
乘時以就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亂世足下以身
爲質而求于人旣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
居寡處天各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爲歲足下縱不以妻

子爲念何忍忘情于老親哉功名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足下能留意于是憐然而來予當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以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于陳州君弼感泣至是王師下山東西指汴洛君弼納款降命爲廣東衛指揮僉事○楊璟等兵圍永州月餘不下璟乃分兵遣周德興張彬進取全州元平章阿思蘭夜遁奔象州全州降道州寧州桂陽藍山常寧武岡州亦降○廖永忠等率舟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真真廣州東莞人少英偉好書劔元

如此作用
大妙

可為鑒
之法

末仕爲河源務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
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
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圍之久不下真募人能
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真笑謂成曰公
奈何養虎爲患成慙謝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
鍍駕諸轉輪車上成懼以爲將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
促烹之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
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炊火奴一號則群
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
章以爲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魏歸之遂併有循

何真可相
孫餘之上

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以江西分省左丞或陳旌
瑞勸爲尉佗計者輒斥絕之永忠等師至潮州真遣其
都事劉克佐上其印章并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
奉表歸附

四月朔永忠等師至東莞何真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
頭門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
僞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約降
而遷延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
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及其徒黨皆斬于市馳檄
往諭海南海北諸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

海南海北
卷序

廣東平

英德清遠連州肇慶德慶等處廣東悉平○廖永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請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實融李勣奚讓特召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授直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先是璟圍永州

具識時
變恩寵
不焉

久不下，乃于城外築壘，困之。鄧祖勝屢戰屢敗，其萬戶何義、千戶劉仲等皆被擒。至是食盡力窮，飲藥而死。叅政張子賢猶率衆拒守，璟聞祖勝死，督兵四面攻之。夜漏三鼓，指揮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子賢及元帥鄧思誠等，遂克其城。璟引兵進攻靖江，今桂林府。○命御史大夫鄧愈統領襄陽等衛官軍，征取淮漢。迤北未附州郡，愈遣指揮王成、吳復等攻唐州，克之。又取南陽，生擒蔡國公史克新等二十七員，軍士一千五百人。○徐達率諸將進攻河南府，傅友德分兵首取福山寨。元右丞潘莽見降，進攻陵青寨，黑山寨守將

開風遁。又克仙人寨。神頂寨。元守將張知院降。達等進兵洛水。北塔見灣。元將詹同脫因帖木兒率衆迎戰。常遇春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橫刺。遇春遇春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人。敵敗散走。詹同等奔陝州。其衆悉降。遂營于河南城北門。其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請降。乘勝進克陝州。抵潼關。李思齊部將張德欽、薛穆飛等拒戰。馮勝先登擊敗之。遂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取華州。時陝西州郡皆李思齊、張思道、良弼二人所據。○河南諸郡皆下。裕州守郭雲勇而有謀。累戰不克。招之不從。戰敗被執。上嘉

國初仕不
分內外

卽位以來
蠲免一

蠲免示成

其忠義釋而用之○立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
政汪廣洋爲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爲江西叅政
○山東州郡新附詔今年夏稅秋糧盡行蠲免○命指
揮朱英復姓沐調守建寧節制邵武延平汀州三衛時
英從大將征闖有功遂有是命未幾擢都督僉事○命
工盡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爲圖以
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
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
難也起居注詹同等頓首曰陛下德昭垂訓莫此爲切
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

修女賦

設教之際
聖明洞然

却竹簾清
太家源

官。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習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
 此。使朝夕觀覽。庶有所警也。○命儒臣學士朱升等修
 女誠諭之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始于謹夫
 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
 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
 代官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為禍本者。夫內嬖惑人。甚于
 鴆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鮮不為所惑。卿等為朕
 述女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
 守。○蘄州進竹簾却之。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
 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所

進竹箚。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定天子祭祀冕服。○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定宗廟時享之禮。

五月選國子生周琦等十人侍太子讀書禁中。○馬勝旣拔潼關。請于達曰。潼關三秦門戶。最爲要害。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爲戍守。達命郭興統指揮張龍于光等守之。○上巡幸汴梁。議定都兼謀取元都。○廖永忠朱亮祖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營花赤拜任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翔以便宜行

既出爲通
州矣猶不
志實圖

事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我師至卽募兵迎戰民無有應
者既聞州守吳庸出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
斬之于是潯貴等州郡以次降附亮祖分兵道府江進
克平樂府○王稔出爲漳州府通判上疏曰臣聞自古
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
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
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
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爲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
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
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簡冊所載不可

閉國名臣
第一大奏
疏

情辭剴切
洞理深妥

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秋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徭其所。今浙西旣平。租賦旣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諱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旡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陛下建國之始。

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死以聞上嘉納之

六月周德興克全州卽分兵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楊璟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張彬屯南關合攻之元平章也兒吉尼督衆固守璟遣丘廣攻奪開口關克其北門月城及其水隘復攻西門不利相持兩月朱亮祖亦自平樂率師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驅兵南門出戰指揮胡海擊敗之獲其萬戶皮彥高因使彥高陰購其把水元帥張榮榮

麾下裴觀以書射璟營約降至二鼓觀縋城出見璟備
言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璟乃給白皮帽百
餘吳歸爲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命諸將率衆
徑進也兒吉尼聞之倉皇出走追執之璟下令禁止侵
掠復遣兵攻下柳州招諭兩江溪峒

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
顏各遣使齎印章詣軍門降○廖永忠兵次潯州容州
同知明安普化降進次貴州鬱林州知州張那海亦降
進克橫州次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宋真執其守將平
章咬仔等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章命真守城遣指揮

南陽平

進取元都

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于象州師至賓州阿思蘭遣部將李左丞拒戰天璧擊敗之阿思蘭知勢不可爲率所部詣降獻其錄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鄧愈進兵克隨州元守將右丞王誠降討平麻張新寨及信陽玲瓏寨遣指揮王成等攻破光石腦山寨擒張成劉敬等六十餘人斬之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附南陽悉平上以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遣使賑恤○潼關以東皆平上命諸將旋師進取元都上亦發汴梁回京師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諭之曰朕初與公等率衆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

士卒舍父母妻子。戰鬪于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故毋念之。惕然于心。然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爲群
雄所苦。死亡流離。徧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息。故命
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昔元起沙漠。其祖
宗有德格天。入主中國。將及百年。及其子孫。息荒罔恤。
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兵
戈相加。視如仇讐。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
將帥。當以爲戒。克城之日。毋掠虜。毋焚蕩。毋妄殺人。必
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
答天心。下慰人望。以成此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者。

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行。○以都督馮勝爲右副將軍留守汴梁。○元都城紅氣滿空如火。照人自旦至晨。方息。越二日。又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

閏七月。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北。遂自中涿渡河。取衛輝。元守將龍二棄城走。彰德進克。獲加降縣尹吳中。信俾守衛輝。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其部將楊義卿來降。遂下磁州。進攻廣平。元平章周顯先遁。邯鄲縣尹都文玉降。克趙州。獲元豹。邦傑部將侯僉院進克臨清。獲元將李寶臣。都事張處仁以爲向道。達檄諸將各率馬。

步舟師大會于臨清進取元都遣顧時浚關以通舟師
先取德州克長蘆守將左僉院道至直沽獲其海舟造
浮橋以濟師常遇春等率舟師並河東西以進步騎遵
陸而前元丞相也速桿禦海口望風奔走至河西務元
平章俺普朶兒只進巴等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獲
甚衆俺普等皆遁

我師方將向燕未決駐郡稍久時濟寧知府方克勤
要宦勢吏爭索芻糧日膠于前克勤俯應請決無不
如意諸軍稱能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行水涸舟
膠不可動會克勤即取五千民夫決河否則軍法從
事克勤不忍煩民泣禱于天夜二鼓天大雨黎明
水起數尺舟竟順發莫知其由克勤孝孺父也

師至通州距城三十里爲營衆欲速攻之指揮郭英曰

皇明法傳金卷四
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出其不意破
之翌日大霧英以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
元將五十八國公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而出與戰良
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中起截其軍爲兩道斬首
數千級擒元宗室梁王孛羅遂克通州○元主聞報大
懼集三官后妃太子同議避兵北行遲明召群臣會議
于端明殿及開門忽有二狐自殿上出元主見而歎曰
官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殆天所以告朕朕其可留哉
豈可復作徽欽啣壁求活左丞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
黑廝等皆勸固守京城不聽卽命淮王帖木兒不花監

國丞相慶童同留守燕京，夜半遂開建德門北去。如上
都。

堅亦

八月二日，達自通州率大軍向大都，令尹堅長刀突陣，
兩手生擒金虎符二將，啣刃于口而馳。元兵莫敢近，至
齊化門，填濠登城而入。達登門樓，執元淮王及丞相慶
童、平章迭兒左丞丁敬等，戮之，獲玉印二、玉璽一封。其
府庫圖籍寶物及封故宮殿，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
宦寺護持，號令士卒，毋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移。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上以定鼎金陵，每以
六朝國祚不永，歷代帝王皆都中原，意欲遷都及得汴。

梁親往視之。故有北京之建。既而復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弊。不可重勞興築也。罷之。又有言遷于長安。以漕運艱難而止。監祭御史胡子拱請遷都關中。不報。又嘗議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臣。翰林修撰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朔北。是以立國在燕。天運已改。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官殿已完。不必改圖。傅曰。在德不在險也。復止。後雖營鳳陽。爲中都。然竟亦泥于劉基之言而不遷也。文廟因封燕王得天下。然後定都北平。○放元官人。○京師天鼓鳴。十一日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惟十惡不赦。○設六部官。

此與通紀
所載大同
小異然此
御詳書

職以分理天下庶務。○上之北巡也，命丞相李善長劉基留守京師。上語基督察奸惡，以肅輦轂。雖內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剛嚴，凡中書僚吏有犯，卽爲捕治。宦監工匠不肅，遂啓皇太子捕寘諸法。人皆側目畏之。會中書都事李彬犯法，彬素附善長，竊美威福。善長托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上可其奏。時大旱，善長等方議禱於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啣之，及上還，怨基者多訴之。善長亦言其專制，語頗切。上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回籍。○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

卽位以求
訪求賢才

守令賢則
民有賴祿
秋厚則官
無邪養賢
所以致民
龜

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斬。上曰。朕富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徵天下賢才。進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九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陶安卒。上哀悼。親製祭文。

觀聖主此
諭則後世
咸聞言事
者非矣

取山西

下詔求賢
三

遣使祭之，追封姑熟郡公。時有御史言陶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素知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于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元將王左丞自河中率將攻潼關，指揮于光持矛大呼，衝其陣，敵衆披靡。光乘勝奮擊，追奔數十里。李思齊等自是不敢復窺潼關。○大將軍徐達遣孫興祖、俞通源等帥師進克永平府，常遇春、傅友德等略保定山中。今定州河間俱下之。上以元都旣克，命大將軍率諸將進取山西。○下詔求賢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成之。

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于岩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致堯舜君民者，豈可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十月詔改元燕京爲北平府，置燕山等八衛，以都督孫興祖、華雲龍守之。○常遇春等進取真定。○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

時自擊鉦鼓。上覽之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滅亡命。左右碎之。○以耆儒梁真。王儀爲太子賓客。秦繡。盧德明。張昌爲太子諭德。○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楊璟。征南班師還京。上復命和璟俱爲偏將軍。統兵同大將軍征山西。又調右副將軍馮勝帥師由河南進征山西。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進取澤州。破磨盤寨。進克潞州。

十一月大將軍徐達帥師伐北平。道真定。趨山西。所過擇人守要害。其未附山寨。遣傅友德。薛顯略平定州。取

七朶寨遺陸聚攻車子等寨及井陘鳳山鐵山城山寨
皆降之復取故關山寨承天寨○鄧愈討蜀之奔張獲
之悉定金商均房數州之境○召劉基還京師手詔曰
爾昔從朕于群雄未定之秋居別匡輔治道動則仰觀
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何光指示三軍往無不
克至于彭蠡之塵戰砲聲擊裂猶天雷之臨首諸軍納
賦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
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庶不
負昔日之多難但着鞭一來朕心悅矣基至京詔贈基
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

以宗良預
之舊之意

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

太祖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劉基授方畧基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即伏兵項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即脚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泉初莫肯信至夜半道所指地果有雲如基之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

以張正常爲真人去其天師之號上謂群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改天師印爲真人印
○命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爲令○克元都詔衣冠悉復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其辨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于是悉復中國之舊○遣

悉復中國
之舊

訪求賢才
三

建大本堂

使信錄曰
使思義各
宜則無補
舉之禍故
惟聖祖爲
能先見其

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行天下訪求天下賢才因諭以
宜精鑒吉等對曰陛下昭德四海正賢俊不應之日臣
等敢不盡心上曰人材不絕于世朕非患天下無賢
患知人之難耳苟所舉非所用爲害甚大卿等慎之○
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四方名儒以教太
子諸王分番直宿仍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以起居注魏
觀侍太子說書○上御文樓太子侍因問近與儒臣講
何史對曰漢七國事上問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
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于此

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遣使以即位頒詔報諭安南占城高麗日本爪哇西洋諸國各夷君長

十二月徐達與諸將議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由保安經居庸進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其法所謂扼吭搆虛者也若彼還兵救大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聞之果還兵其鋒甚銳萬騎突

至傅友德薛顯率敢死士數十騎衝却之敵軍于城西
指揮郭英憑高望之謂常遇春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
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與徐達謀曰我騎兵雖
集而步兵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
可亂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之會擴廓部將豁鼻馬潛
使人約降且請爲內應達大喜遂乘夜襲之先遣五十
騎伏城東十里以舉火鳴砲爲期至夜郭英率十餘騎
潛入其營舉火鳴砲伏兵亦舉火鳴砲遇春等引兵繼
至鼓譟之聲相接敵軍大潰亂自相殺戮擴廓方燃燭
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聞變倉卒不知所出亟納

注河可絕
蘇武容陳
方略才又
過于蘇武
吳

靴未竟，蹠一足急踰帳後，出乘驛馬以十八騎遁去。遂克太原，豁鼻馬帥餘衆降。達復遣將邀擊賀宗哲，軍于石州，敗之。崞、忻、霍、絳、猗、氏、平陽等處皆平。○擴廓懼，走甘肅。始以行人都事汪河還朝。癸卯歲，奉使被拘于陝右。至凡六年，抗厲不屈，完節來歸。上嘉重之，擢爲吏部侍郎。河備陳虜中事，且上方略擴廓帖木兒，竟由是取敗。○一日朝退，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爲遊觀之所。今但令內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耳。商紂崇飾宮室，而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

此為四首
富審其祀
也

疑醒多少

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
言。常存儆戒。○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
各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
奪。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當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
裘肥馬。氣談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
業之艱。驕淫奢侈。但恣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
天更其運。非但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
已歸。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
軍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常設宴為樂。爾等亦須勤身

定官民喪服之制

守法勿忘貪賤之時，勿爲驕奢淫泆之事，則身常榮而家常裕矣。○安南國王陳日燧、高麗國王王顥俱遣使朝貢。

己酉，洪武二年正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詔禮官定官民喪服之制。○召蒙古舊臣問政事得失。馮翌對曰：元有天下，寬以得之，亦寬以失之。上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之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于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于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爲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精晰之理
不遂彰

或有祭于
功臣廟而
太廟不與
者。上之
禮。是。李。使
人所測。厥

○命立功臣廟于鷄鳴山定太廟功臣侑享

功臣以徐達爲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張德勝吳良吳積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像于廟祀之生者仍虛其位侑享則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七人已卒祀廟中後罷永安而徐常李鄧湯沐六人候其卒進侑皆上親定也

命建蒙古右丞余闕總管李黼祠祀之

褒崇忠義以
厲風教也

命都督孫遇仙等十八人祭天下五嶽五鎮四瀆四海之神○諸軍攻大同路因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元將脫列伯○免山東山西北平河南及秦隴山西等處稅糧又立桑麻科徵○命中書省定太歲風雲雷

皇后親督

修元史

雨嶽鎮海濱山川城隍諸神祭禮

二月 上耕籍田既又命 皇后率內外命婦蠶于北郊以爲祭祀衣服○詔修元史以左丞相李善長監脩召前起居注宋濂漳州府通判王禕爲總裁徵山林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大典諸書以資參考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于當時是非公于後世故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其初君臣朴厚政事簡畧與民休息時號小康然昧於先王之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踈濶禮樂無聞至其繼世嗣君荒淫權

臣跋扈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信信不見用天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賢人君子或隱或顯其言行亦多可稱者今命爾纂修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事毋溢美毋隱惡庶合公論以垂鑒戒○置河間長蘆河東陝西二都轉運鹽使司○命祀馬祖諸神築壇于後湖○詔立皇陵碑加仁祖淳皇帝陵名曰英陵二年更爲皇陵立衛守之○湖廣行省臣言慶遠府地接入番溪洞所轄南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統其民

保全多少
物命與仁
者之將

則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詔改慶遠府爲慶遠
南丹軍民安撫司。以天護爲本司同知。○元將也。速兵
侵通州時。城中守兵僅千人也。速將萬餘騎營于白河。
守將曹良臣謂其部下曰。吾兵少。不可與戰。彼衆雖多。
然亡國之後。屢挫之兵。可以計破。乃密遣指揮許勇等。
于沿河舟中。各樹赤幟。亘三十餘里。鉦鼓之聲相聞也。
速望之驚駭。遂引衆遁去。城中出精騎渡白河追之。不
及而還。○鄧愈下唐州。以指揮朱其守之。後唐州兵亂。
殺朱指揮。蘇家寨賊將老馬劉及南陽郡縣皆相應。而
起事。聞命。楊璟至南陽。首諭之。由是恟應者皆散。乃專

攻唐州一鼓破之。南陽悉平。○大將軍徐達等兵克河中府。取陝西。攻西安府。

三月大軍至西安。列營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官屬士民迎降。遂遣馮勝進取鳳翔。初李思齊之奔鳳翔也。上以書諭之曰。前者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丈夫當磊磊落落。豈以小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軍。不知竟欲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

如終開
相示非激
之使下也
其如不悟
何哉

皆非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爲我有，向與足下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必深入沙漠，以圖後舉。足下初入其地，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衆，以胡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叵測。一旦變生，肘腋孑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

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與西入吐蕃思齊感之及是王師至鳳翔思齊懼遂率所部奔臨洮

四月大將軍達至鳳翔會諸將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夷北界河隍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傍郡自下諸將然之遂進兵克隴州秦州及鞏昌乃遣馮勝統諸衛兵進征臨洮李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守慶陽聞王師

克臨兆大懼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各將本部兵征關
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赴京入見。上以其順天愛
民、籌美之良、視元將崛強北奔者為優，深加慰之。命為
江西行省縣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陝西鳳翔府寶
鷄縣進瑞麥一莖五蕙，三蕙者一莖二蕙者，甚眾，群臣
皆賀。上曰：朕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
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
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于聖德。○
時倭寇出沒海島中，數侵剝蘇州。崇明殺傷居民，劫奪
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

官軍出海捕之。遇于海門之上幫。及其未陣。虜衆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陞本衛指揮副使。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

五月大將軍徐達進征平涼。張良臣復叛。達怒趨至涇州。諸將咸以師來會。達恐良臣黨與相扇爲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將精騎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帥諸將趨慶陽。以兵四面圍其城。良臣出兵挑戰。達麾兵擊敗之。○立天下祿。

蘇倉○上命常遇春自鳳翔赴北平以李文忠爲副遇春道三河度鹿兒嶺敗元將江文靖于錦州獲其士馬千計至大寧也速逆戰敗走進破開平元君又奔北追至北河俘其宗王王慶生等遂進攻大興文忠度其必走乃分兵餘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斬其將昂住全師還京

七月七日常遇春得疾而卒年四十訃聞

上震悼罷朝追封開平王謚忠武柩至龍江上親製文躬往祭之慟哭而還上念其功不置謂廷臣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

首奉命以十分言遇春居其八九命追封三代皆王

爵長子茂封鄭國公次子昇封開國公長女許爲皇太

子妃配享太廟位第二

遇春沈鷺果殺撫士卒與同甘苦出則摧鋒退則殿後未嘗敗北雖不習書史而用兵決勝未嘗不與古人合年差長于大將軍二歲數從征伐奉節制進止赴期不敢爽毫髮大將軍亦雅愛之終始無間唯性稍好殺而淫以此遜于大將軍云然而一時稱名謀者必曰徐常卽上亦均重之每舉以勸諸將必曰中山關平二王不備廢也批擣茶裂前無勁敵卻掃千里流血漂杓此開平氏所以揚帝烈也誠哉

徐達率諸軍趨慶陽駐于東原令馮宗異湯和顧時戴德以兵四面圍其城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良臣復自西門出戰馮宗異以兵擊之良臣走還時王保

保自寧夏遣竹筭來慶陽良臣因復遣還寧夏求援徐
達別將李海明邏獲竹筭斬之以徇城下張良臣復乘
大風出兵與我師接戰我師擊敗之良臣懼登城呼呂
德約降大將軍不聽初慶陽小元帥見王師攻城日急
欲出降爲良臣所囚至是城中降者夜劫小元帥出詣
大將軍營達受之令軍中無虐降者初良臣之復叛也
自以其城高險而下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
子七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
其兄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爲羽翼姚
暉葛行之徒爲牙爪故欲拒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營

城下以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又不利。又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嚙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萬人等。知事不濟。爭開門納降。達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中。達勒命指揮朱果引出斬之。遣指揮陸成赴京奏捷。明日誅良臣之黨柴知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以都督僉事陳德守之。先是賀宗哲攻鳳翔。城或墜地。或突至甕城。凡十五日。指揮金興旺、知府周興等嬰城拒守。隨方備禦。敵不得入。至是聞慶陽城下。宗哲乃引去。征南將軍廖永忠、副將軍朱亮祖等自廣東班師還京。

上命 皇太子率百官迎勞于龍江入見 上撫慰懼
甚復命 皇太子送永忠歸第○時中原南北皆定惟
僞夏主明昇竊據巴蜀未下 上命楊璟往招諭之時
昇年尚幼國事皆決于母彭氏及其僞丞相戴壽璟至
蜀諭以禍福昇欲奉國入覲牽于群議不決璟將還復
以書曉之極言大小順逆利害之勢昇不能從○詔李
文忠代領常遇春之衆應援慶陽文忠行至太原聞慶
陽已平而元兵攻大同甚急文忠謂副將趙庸等曰吾
與君等受命而來閩外之事有利于國者專之可也今
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盛不可復制豈不失机

三才圖會卷之八十四
三十三
衆曰諾遂由代出鴈門關

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平章劉帖木進次白楊門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視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使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飽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令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飢疲乃分軍爲左右翼身當先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疋無算遂進兵逐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

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降元主知事不濟無復南意矣

十月命天下郡縣皆立學校○膏露降于乾清宮後死之上

是月十三日膏露降于蒼松之上光潤如酒凝結如脂又如珠肪白如甘彌布松栢馨列氣達左右物鬱淋漓薰極太和李善長等率群臣稱賀吳禎曰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孝陵松栢之上凡四日疑為玉脂融為膏液架若垂珠懸若綉貝仁宗為太子時居南京採取馳獻成祖祗薦宗廟頒賜百官芳美旁達莫可擬倫近有一種名曰爵錫其色白濁其味甚甜其臭松脂嚼之膠舌頗重飢食之致病多食之則死此其驗也臺憲之臣不辨真偽聚取以獻其衰賁貽穢不亦甚哉○龍飛紀畧等

定中原大賞從征將

士

舊止載降于乾清宮而後又復屢降于鍾山不特永樂十七年已也

十二月定中原大賞從征將士有差○殘元王保保知大將軍南還自甘肅以兵來襲蘭州奄至城下守將指揮張溫會諸將校曰彼悉衆襲我我兵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未知我衆寡乘暮擊之可挫其鋒彼不退則固守以待援于是整兵出戰保保兵少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兵遂圍城數重溫堅守不與戰時指揮于光守鞏昌將兵來援至蘭州之馬鬮灘卒遇保保兵戰敗被執至蘭州城下使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被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大軍行至矣敵怒殺之城中聞光言

于光死

守益固。敵人向夜登城，守兵擊却之，相持數月。溫屢乘其怠，輒擊破之，得保攻不利。又聞大軍至，乃引去。

賊之登城也，于戶朱祐被酒醉臥不覺，颺城軍擊却賊，遂圍解。還甘肅，溫執朱祐將斬之，知事朱友文諫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之以徇衆，所謂以軍法從事，人無得而議。今賊已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于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爲不可。」溫悟，杖祐釋之。上聞謂輔臣曰：「友文以幕僚能守朝廷法，以直言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資予，以勵遂賜綺帛各五疋，上加于光憲節，遣使祭以少牢，命配享功臣廟。」

御史中丞章溢卒。上憫悼，親製祭文，遣人祭之。

溢有文武才，溢官所至有成績。天性孝友，撫世酬物，一本于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于理，如有諫，上委曲從之。其居母喪，悲戚過度，親負土石，感疾而卒。○溢在元季，會斬盜寇龍泉，得溢從子石仁，將殺之。溢出謂賊兒幼不足殺，願教我，賊方懸幕購溢，今得之，大喜，爲釋溢子，延坐問計。溢漫罵曰：「計

守此寶訓
其社稷無
窮之利何
必他求

安出。爲盜不已。且死爾。賊怒。解盜柱。以刀。殲育。欲以
降之。溢愈不屈。賊竟不能害。夜命守者。乘間脫歸。基
里。中年少擊賊。大破之。後散兵。遣巨。盧山。轉入閩。
上東帛。聘溢。由管田司。積至御史中丞。
上與侍臣論及古之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
禍。曰。木必蠹而後風折之。體必虛而後病乘之。國家之
事亦猶是矣。漢無外戚。闕寺之權。唐無藩鎮。夷狄之禍。
國何能滅。朕觀往古。深用爲戒。然制之有其道。若不惑
于聲色。嚴官闈之禁。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
自而生。不牽于私愛。惟賢是用。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
戚之禍。何由而作。闕寺近習。職在掃除。供給使令。不假
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

慈告之風
于青田見
其處古

蔽謹威福之下移。則無權臣之患。潘鎮之設。本以衛民。使財歸有司。兵必待符而調。豈有跋扈之憂。至於御夷。秋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窮追。豈有侵暴之虞。凡此數事。嘗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亦社稷無窮之利也。侍臣頓首曰。陛下此言。誠有國之大訓。萬世之明法也。願著之常典。以垂示將來。○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勲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管汝。汝乃爲之地耶。善長罷。次當揚憲。憲素善基。力以爲不可。上怪之。問曰。卿不愛憲耶。對曰。惟愛之。故欲全之耳。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

國初將才甚衆相濡
其陶安章
益然和繼
卒惟公與
桂彥良平
憤不及之

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于憲耳。上曰胡惟

庸何如基曰此小獍將債輾破碎。上曰吾固欲相先

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爲之

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

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上卒相廣洋廣洋以巽需敗而

憲又以恬寵敗也繼相惟庸基感然曰不蒼生福哉吾

言驗者也後庸以大逆誅夷○右副將馮宗異守平涼

以關陝既平胡虜畏服不請于朝輒引衆還及見上

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禦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

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衆還閩外。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勲，爵姑置之。

十二月，占城遣使來言安南侵擾，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齋詔諭之。二國皆聽命罷兵。至是，復遣中書省管勾甘桓等齋詔封占城阿荅阿者爲占城國王。